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5·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劉宗周年譜　姚名達著

史可法年譜　楊德恩著

張溥年譜　蔣逸雪編著

吴梅村年譜　馬導源編

魏叔子年譜　温聚民著

吕留良年譜　包賚著

梁質人年譜　湯中著

上海書店

張溥年譜

蔣逸雪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91381)

中國史學叢書 張溥年譜 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蔣逸雪

發行人 李宣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影印

自序

仲尼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病痛在身，呻吟斯發，叔世英俊，目擊悟俗，正顏抗論，樹立風聲，緣是而有黨社；披檢史籍，漢之末，明之季，可見焉。或曰：「黨爲聖人所禁，門戶之見，常召衰亡，未可從而揄揚之也。」曰：是不然！孔子固有「羣而不黨」之說，然稱其弟子，則曰「吾黨小子」，又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子不惟不諱黨，且讚黨之美有不可掩者，義各有當，未容執一而論也。炎漢遠矣，請言明季。彼時天地晦暗，姦邪據要津，黎庶陷水火，志士仁人，痛心疾首，攘臂而呼，思得賢者而共濟之，始出爲東林，嗣響有復社，末運頹風，雖未克挽，然正氣之發揚於天地間者，固自足多也。世衰而有朋黨，非朋黨而釀衰世，因果先後，詎宜倒置！甲戌之秋，予來婁江，授徒之暇，喜徵掌故，父老有指而謂予者曰：「此張天如之故居也」；「此天如釣游之地也」；「此天如講學之所也」。憑弔遺蹤，恍沐餘韻。因念復社之立，創自天如，天如起自孤寒，不三十而名震朝野，一言以爲月旦，四海重其風儀，北而燕晉，南而閩粵，西而黔蜀，才秀論政，是非臧否，咸取決於吳會，身隱田廬，望重天下，謂非賢者能之乎？宜興再相，拔善類，蠲苛雜，朝政一新，駸駸有中興之勢，論者歸功於天如。迨天如作古，朝事乃不可問，論者又不僅爲一人惜

也。然君子所痛，小人所快；君子所親，小人所怨。天如初忌於閹黨，終厄於烏程，而鄉里僉壬，又從而譸張，蜚語四布。甚者謂：「復社旨在傾覆明社；天如名號比天，顯有異志。」恐懼流言，聖者不免，危疑震撼，憂能傷人，致使強仕之年，遽爾殞歿，不得盡其用，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頃考三吳文獻，天如年譜尚付闕如，爰訪之舊家，徵諸故籍，以彌其憾，庶後之輯黨社史者有所考覽焉。丙子新秋，逸雪自記。

萬斯同明史稿張溥傳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伯父輔之，南京工部尚書。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抄，抄已，朗誦一過，卽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或問：『何勤苦乃爾？』曰：『聊用強記，何留滯心目爲！』用是右手握管處，指掌成成繭，數日輒割去，冬月手皸，日沃湯數次，其勤學若是，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及爲諸生，召同里張采共學，益肆力經史，名籍甚，時號『婁東二張』。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都，適采初成進士，兩人相得益章，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砥礪，期復古學，因名曰復社。三年，舉於鄉。明年，釋褐，改庶吉士，在館中頗有臧否，讒言遂興。又明年，乃以葬親乞假去，其讀書仍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啖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名日高，所交游日廣，其聲氣通於朝右，凡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兩臺暨監司大吏多承其聲欬，而諸奔走附麗者，一託足其門，輒自矜張，曰：『吾以嗣東林也』，乃至執政大僚亦以爲嗣東林也而惡之。其里有陸文聲者，素無賴，以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時采亦旋里，嘗以事抶文聲，文聲益恨。九年秋，假興利詣闕陳言，因謂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而溥采實爲主盟，倡復社以亂天下。時溫體仁枋國，方惡東林復社，遂擬嚴旨，下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移兵備參議馮元颺，元颺

下太倉知州周仲璉，遷延久之，被旨詰責。至明年正月，乃言『復社文必先正，行必賢良，無罪可指；文聲被罪潛逃，匿喪謁選，今又借端誣陷，罪不可宥。』疏奏，忤旨，三人皆貶斥，嚴旨仍窮竟不已。閩人周之夔者，前爲蘇州推官，主兌運，溥及太倉知州劉士斗私其州人議，以本州額輸，派之各邑，之夔不可，以此忤溥。已之夔坐事罷官，疑溥爲之，恨甚。至是聞文聲訐奏，遂縗服伏闕，云：『溥等把持計典，己之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橫狀。章下撫按，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自有本末，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至十四年五月，溥已卒，而事猶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知溥之卒也，上言：『去夏六月，臣邑子倪姓者，見臣邑令丁煌詬其師張溥權力，謂臣旦夕當逮，已而果然，一里居庶常，遙握朝柄，豈非異事！』因及采結黨亂政狀。詔下倪姓者吏，令煌首實，而責溥采回奏。采上言曰：『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圖全，誼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當是時，體仁已前罷，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覈奏。及是，至發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得解。明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聞，以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之觀，因薦采學行可用。秋八月，帝御講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爲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

爲舉子時，曾讀其文，又以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未免偏。』延儒曰：『誠如聖諭，溥與黃道周皆傷於偏，止因善讀書，以故惜之者衆。』帝頷之，遂有詔徵溥遺書，而道周亦復官。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天下益頌帝之仁明，而惜溥生前不遇也。溥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率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又虛懷善下，有求輒應，人莫不愛而親之。卒時年止四十。

張廷玉明史張溥傳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伯父輔之，南京工部尚書。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都，采方成進士，兩人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為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為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執大僚由此惡之。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為監生，求入社，不許，采又嘗以事抶之。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枋國，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璉，言復社無可罪，三人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閩人周之夔者，嘗為蘇州推官，坐事罷去，疑溥為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己罷職，實其所為，因及復社恣橫狀。章下，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知溥卒也，訐溥遙握朝柄，已

罪由溥，因言釆結黨亂政，詔責溥釆回奏。釆上言：『復社非臣事，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圖全，誼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當是時，體仁已前罷，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復奏。及是，至發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有力焉，故釆疏上，事卽得解。明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帝御經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釆小臣，言官何爲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爲舉子時，讀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不免偏。』延儒言：『誠如聖諭，溥與黃道周皆偏，因善讀書，以故惜之者衆。』帝頷之，遂有詔徵溥遺書，而道周亦復官。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溥詩文敏捷，四方徵索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卒時年止四十。

張廷玉明史張溥傳係據萬斯同明史稿而加删節，一意求簡，事之原委，或致不具。今兩傳並錄，參互以觀，得失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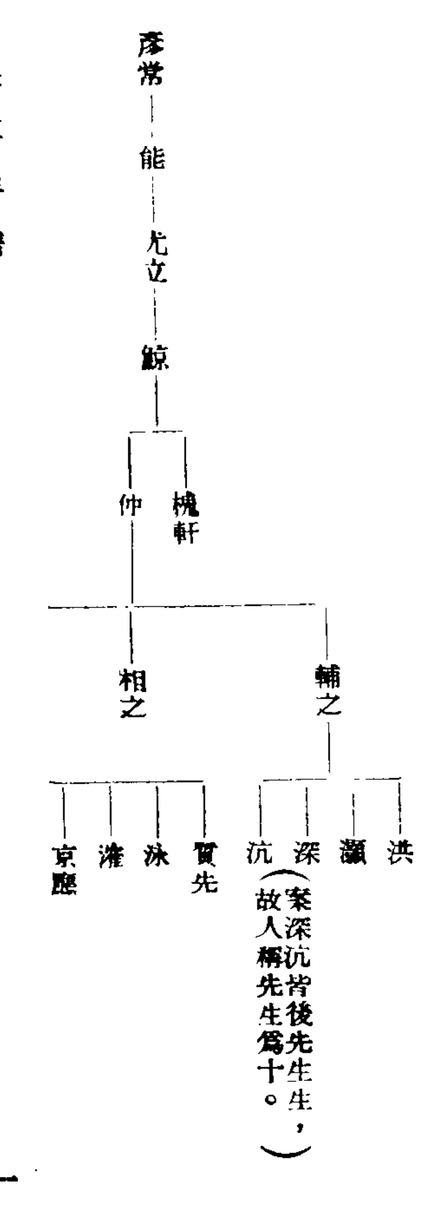
目錄

張溥年譜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壬寅（西曆一六〇二），三月二十三日，先生生於太倉。

先生姓張氏，諱溥，初字乾度，改字天如，號西銘，蘇之太倉州人也。曾祖鯨。祖仲，娶於方，生三子：長輔之，南京工部尚書；次相之，夭；又次翼之，字爾韜，號虛宇，先生父也。娶陸，繼潘，側室三，葉汪金，金生先生，兄弟十人，先生次居八，門房稱先生十者，以尚書諸子，亦列入雁行也。

附世系表



翼之
　漣
　源
　津
　溥
　榑
　王治

是年，王世貞卒已十三年。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也 文宗秦漢，詩法盛唐，人雖云亡，而流風未沫，故先生詩文受其影響獨鉅。

七錄齋詩文合集王文肅課孫稿序：『嘉靖之季，文尙弘邈，吾婁相國（王錫爵）起而昌大其事，觀斯備矣。當時稱述大家者，咸云：「琅邪（王世貞）探放六藝，太原（錫爵）綜切義理，」兩家嶽嶽儒林間，四方車蓋輻輳其鄉，童子歌謠，丈人播說，未能先也。』

又王子彥稿序：『予生時晚，不及從琅邪王氏兩先生游，則聞之長老云：「元美先生廣大，敬美（名世懋世貞弟）先生方嚴，」輒私心想見之。』

友人張釆已七歲。

張釆字受先，與先生同里，先生居西郊，釆居南郊，人稱西張南張，合稱兩張先生。先生平生友好，推釆爲最。明史本傳，釆附。

楊廷樞已八歲。

楊廷樞，長洲人，字維斗，與先生共倡復社，契合無間。七錄齋近集楊年伯母侯太孺人六十序：『溥自丙寅以迄庚午，出入必與維斗俱，明經賢書二錄，亦幸同列名，馳驅江滸，徘徊京國，風雨雞鳴，論議不倦。』

吳應箕已九歲。

明史：『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附黨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才，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

黃道周已十八歲。

樓山堂全集有感事贈天如虎邱詩。

道周曾爲先生撰墓誌，中有『公之退退而死，則亦維余之故也』之語。

姚希孟已二十四歲。

文震孟已二十九歲。

高攀龍已四十一歲，顧憲成已五十三歲。

合集有壽文湛持先生六十序。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先生二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先生三歲。

十月，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

明亡述略：作者佚名『顧涇陽高景逸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多從之游，故魏忠賢誣爲東林黨，而復社則楊維斗張天如倡之，以踵東林者也。』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先生四歲。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先生五歲。

門人吳繼善生。

吳偉業志衍傳：『予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予三歲。』偉業生己酉，故知志衍生丙午，志衍、繼善字也。偉業哭志衍詩，中有『煌煌張夫子，斯文紹濂洛，五經叩鐘鏞，百家垂矩鑊，海內走其門，鞍馬塡城郭』之句，想見門牆之盛。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先生六歲。

從劉振溪學。

張釆庶常天如張公行狀：『蒙師劉振溪死，公操文哭祭，約管子士琬，卜地成葬，歲卹其妻若子。』先生入塾，似初從振溪也。

是年宋玫生。

宋玫，字文玉，別號九靑，萊陽人，詩文與先生齊名，鄭澹石詩云：『剖斗折衡爲文章，

天下婁東與萊陽。』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先生七歲。

日誦數千言。

行狀：『公六七歲，奇慧，不逐童戲，兄弟中間童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遣，從師受讀，日可受數千言。暮反，揖虛宇公所，或呼問，「今日何書？」琅琅不休；虛宇公絕憐愛。』

六月，友人陳子龍生。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先生八歲。

門人吳偉業生。

偉業字駿公，號梅村，與先生同里，門牆之中，此爲高弟。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先生九歲。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先生十歲。

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先生十一歲。

受業於張露生。

合集卷三張露生師稿：『予年十一，從先生學文字，時粗解把筆，先生謂爲可教，時稱述於先子。』行狀：『我自遇露生張師，始獲黃童譽，師生亦佩知己哉！』

五月，顧憲成卒。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先生十二歲。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先生十三歲。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先生十四歲。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先生十五歲。

家庭間多隱痛，虛宇公惟望子之有成，先生刻勵承志。

虛宇長兄輔之，官工部尚書，位雖顯，而無裨於弟，且時有凌奪事，後更縱其門客豪奴與虛宇訟爭，虛宇鬱鬱而死，先生每痛心焉。合集卷六先考虛宇府君行狀：『先君嘗擇地爲首丘計，已墨食矣，形家言其善，司空聞之，欲而不言，先君知之，即推予，曰，「兄胡不言？子孫一也，何彼此爲！」同里張某，敖宕壞產，售地於先君，先予二百金，司空美其上腴，先君即裂契歸之，亦不徵所予。……門下客某者，能星家言，曉箏歌，初貧無家，夜止佛寺中，隆冬不能具繭絮，先君見之心動，召與語，給以衣食，葺數椽居之。引與司空游，司空喜其滑柔，置諸座客，得日親近。某復請於先君，願治生產爲長久，先君與司空各貸以五百金，既而司空徵五百金，某盡輸之，獨欲負先君以自肥，即誑先君曰：「某既洗宅歸大人，所餘止婦管中廡耳！」先君笑而聽之。某終不自安，懼日後無以應，與大奴某某謀所以中先君，遂日夜短先君於司空，微伺聲色，謬播揚於人，於是誑人曹韓

二陸之倫，稍稍出矣。曹固舊家，又饒於貿聚，三十年前，曾鬻水田百餘畝於先君，田故茀，弗治，先君伐材繕屋，募農市牛種，更十餘年始易，計耕植之費，視田值三倍，難於設辭。韓爲先君故人子，韓父歿而不殮，先君多予之金，僅償地一畝，欲言不得其端。陸游公卿門，父子皆州諸生，有瘠下田五十畝，無所售，陸強先君之友勸售，得高值，券書粲新，不可以訟，某與二奴唱之，曰：「若第言，當爲內助，即不得勝，可獲大利。」誑人搖於利，即登先君門，攘衣求鬬，先君斂容下之。誑人計窮，即訴訟於州大夫。……先君既歷憂患，日延師傅，躬教撻，以望子之有成。……然先君摧辱之時，子雖多，大者二十餘歲，少者僅八九歲，無一人奮聲激昂，稍借爵位氣勢援先君於禍患，遂至癥結著心，閉眏橫涕，遽然長往，良可慟也！』陸世儀復社紀略：『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爲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於翼之，溥灑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塌蒲屨兒何能爲！」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而曉，因病齆。』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先生十六歲。

四月，喪父。

先考虛宇府君行狀：『先君生於嘉靖丙辰之四月三日，歿於萬曆丁巳之四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張采謂先生『十五歲喪父』，當以自述者爲足信。

奉母金出居西郭，顏其室曰七錄齋。

萬斯同明史稿：『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或問：「何勤苦乃爾？」曰：「聊用強記，何留滯心目爲！」用是，右手握管處，指掌咸成繭，數日輒割去，冬月手皸，日沃湯數次，其勤學若是。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卷二百八十六下）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先生十七歲。

友人侯方域生。

侯方域，商邱人，字朝宗，甲申以後，居於南都，與桐城方以智如皐冒襄宜興陳貞慧，稱四公子，以清議自持，作復社之嗣響。壯悔堂文集有答張天如書。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先生十八歲。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一六二〇）。先生十九歲。

補博士弟子。

行狀：『十九，補博士弟子，聲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爲大儒。』

是年，始與張采訂交。

張采祭天如兄文：『憶弟交兄，始庚申。』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先生二十歲。

與邑人顧夢麟遊。
近集壽顧岫雲先生七十敍：『麟士結茆鳳里，室僅盈丈，題曰織簾，糞除潔清，花木四
植，余每登臨其堂，旬日忘返。』
天啓二年，壬戌（一六二二）。先生二十一歲。
吳偉業入弟子籍。
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倡後學，
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爲贄，不當意，卽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塾中稿數十篇投西
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爲先生作，因延至家。』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下筆頃刻數千
言，時經生家崇尚俗學，先生獨好三史。西銘張公見而嘆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
因留受業，相率爲通今博古之學。』又太倉州志引梅村之言曰：『余初第時，不知詩，而
多求贈者，因轉乞吾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羲」，異而問之，西銘
曰：「爾不知詩，何用索解！」因退而講聲韻之學。』據此，梅村之學，得力於先生爲
多。
天啓三年，癸亥（一六二三）。先生二十二歲。
張采至七錄齋共學。
張采祭天如兄文：『歲既癸亥，延我七錄齋，逮丁卯，凡五年中，兄每辰出，夜分或過子

刻入，兩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時設疑難，必爾我暢懷，歸於大理。金母從窗戶窺聽，每稱：「二子不但勤學，乃從未見惰容嬉色。」嗟夫！兩人而同胞，亦可不媿友于也。」

訪周鍾於金沙，張采俱。

復社紀略：「介生（周鍾字）敏穎絕倫，角丱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纚纚萬言，有倚馬之目。……時三吳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之省，獨與張采訂交。采字受先，號南郭，以善戴氏學，有聲黌序。溥延爲館賓，讀書七錄齋。時婁文卑靡，兩人有志振起之。……聞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三人一見，相得甚懽，辨難五晝夜，訂盟乃別。」近集陳母應太夫人七十壽序：「介生十八九歲，即提挈文壇，法言法行，遠邇從風，數試罷困，殖學益深。……身處菰蘆，名動絕域，高麗海外，龜茲床頭，其書咸滿。」合集房稿表經序：「去介生居五百里，動靜語言，若與之應，」足徵其契合之深矣。吳偉業復社紀事：「先生初以少，長兄事介生，既顯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唯謹，於事必先介生，而已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

周氏爲金沙大族，鍾兄銓，字簡臣；從兄鑣，字仲馭，與鍾並有文名。惟鑣與鍾以才相忌，兩人弟子遇於塗，至不交一揖。李自成陷京師，鍾降，迨賊敗，乃南歸。世傳鍾曾向自成上勸進表，中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

聞者不察，以是醜鍾，而兼病先生無知人之鑒。溫睿臨南疆逸史：『鑣叔父維持與鍾兄前蕭山知縣銓奏言：「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而鑣乃僞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計東上吳偉業書：『金沙周介生但以夙負重名，一旦臨大節而不能守，汚李賊僞命，若王維鄭虔之於安祿山耳。而素不快於介生者，遂加以滔天之罪，至比之王偉之從侯景。若世所傳詔表之語，稍有人心者，莫不冤之。』朱倓明季南應社考：『明季從賊不從虜之人，在清皆爲人所不齒，以今觀之，從賊終勝於從虜，成則劉邦朱元璋，皆爲帝王；敗則李自成張獻忠，皆爲盜賊，本無定稱也。同是漢族，國亡而降，較之薙髮降虜，淪爲外族之奴，其賢否固自有別焉。方以智陳子壯皆曾汙賊命，終逃南國，誓死不辱於虜。周鍾南奔，其情節與方陳同，特未知其末節何如耳。而世俗視之，與降賊而又降虜之龔鼎孳梁清標孫承澤陳名夏等且不如，實則較之錢謙益吳偉業李雯周亮工輩之降虜，尚高出一籌焉，甚矣！何世俗之昧昧也！計東以王維鄭虔比之，尚非平允，以王鄭降安，玄宗尚在；周鍾降李，毅宗已崩，國亡與否，尚有間焉。且安爲胡虜，李爲漢族，又安可相比耶？』故世傳鍾之事蹟，眞僞不能盡辨，且觀點不同，是非尤難判定，遽以此病先生，毋乃近於深文。縱令鍾罪在不赦，宜遭千秋之誅，然先生早世，對鍾之後事已不及盡友朋規過之義，舉此相責，其去世情遠矣！

天啓四年，甲子（一六二四）。先生二十三歲。

創應社於蘇。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文社始於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旃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合集五經徵文序：『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蓋其志也！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託：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雲子則主易，振振然白其意於天下。』案明以制藝取士，士子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師友研討，結爲文社。萬曆天啓間，文章之歸，豫章萊陽、吳中稱鼎峙：豫章爲陳大士際泰，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艾千子南英輩；萊陽則宋玫九青父子兄弟，吳中則先生與周鍾張采諸人也。吳偉業云：『余幼執經張西銘先生門，即知萊陽之文章，與東吳豫章壎篪應和。』梅村文集卷一宋玉叔詩文集序應社爲吳中文社之雄，先生倡之，以氣節爲重；衡藝論文，實餘事耳。如合集正風俗議：『風俗之不古也，士子爲甚。逆璫之亂，獻諂造祠者者，倡於松江；奴酋之橫，開城乞降者，見於永平。於是天下爭言士子之變，淪胥已極，幾甚於堯時之洪水，周初之猛獸。要之，此其人不足以謂之士子也。其人雖含氣之屬，久絕於生民之理，名之以人，而人不與；歸之於地，而地不受；苟欲列而謂之士子，則天下之爲士者懼矣。』詩經應社序：『應社之始立也，蓋其難哉！成於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此數人者，度德考行，未肯

急於求世之知，而世多予之。其所以予之者，何也？則以其誠也。無意於名，而有其實，不婴念於富貴貧賤，當其既至，皆有以不亂。是故先與乎其人，後與乎其文。爲人之道，有一不及於正者，則辭之而不敢就。既與其人，而文或有未至者，則必申之以正，因其材之所命而樂其有成，是以邪辟之意無所形之於文，而四方之欲交此數人者，嘗觀其文而卽知其人之無僞，則定社之大指也。』房書藝志序：『予素不樂觀時文，近益復畏之，間以文質難者，讀未盡三四義，輒欠伸欲睡。』綜觀上文，當知社固以文會友，然先生所重，則在彼而不在此。或以品定制藝爲先生創社之初旨，則失之矣。

明季南應社考：『應社之初起，頗以讀書爲是，如：張溥朱槐主易，楊廷樞錢旃主書，楊彝顧夢麟主詩，張采王啓榮主禮記，周銓周鍾主春秋。其後推廣而爲復社，其法傳於浙江，餘姚黃宗羲講學於鄞，有五經會，又名講經會，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預焉。斯大有言：「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一萬充宗墓誌銘）故一人專一經，而月爲會講，各出所長，以相灌輸切磨，則五經皆通，而所專之經，更能精深獨到，此清代經學所以發達也。追溯其源，則五經應社，雖以評騭五經制義爲主，然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等皆有經注，（張采有周禮合解十八卷，楊廷樞有易論一卷，楊彝有四書大全節要及四書說約二十卷，說約與顧夢麟合撰　顧夢麟有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重訂說約二十卷。

先生經注多種，見後。）則其提倡風氣之功，不可沒也。』又曰：『應社之人，多明夷夏之大防，夏允彝陳子龍吳應箕皆舉兵抗清，事敗而死，而應箕之死尤烈。楊廷樞因門人戴之儁佐吳勝兆軍抗清，事敗，連廷樞，巡撫重其人，命之薙髮，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髮事大。」臨刑乃大聲曰：「生爲大明人」，首墜地，復曰：「死爲大明鬼」，逸雪案：首墜地則不能作聲，當係刀已加頸之際，猶復大聲疾呼，首落，餘音尚未散也。此非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徐汧以清兵渡江，自沈於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薙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錢旃與陳子龍交最深，卒同其禍，與其壻夏完淳（允彝子）同死江寧。沈士柱古冠大帶，不遵虜服制，被殺，棄葬鳳台門外，妻妾三人同殉。蔣德璟以清兵至泉州，不食卒，或曰吞金死。陳元綸於福京破後，從容不食死。此九公者，其死雖不同，要其不臣異族，其死皆可與日月爭光焉。楊彝於明亡之後，杜門不出，終身力學不仕。顧夢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朱槐晚歲當貢，隱居不出。吳有涯於南都破，浙東兵潰後，削髮爲僧，隱鄧尉山。久之返故里，當事請一見，不可，幽憂發病，不言不出，十餘年卒，劉城於鼎革後，隱於峽川，完髮以卒，萬應隆於鼎革後，嘗一赴會試，未終場而出，築玉屏園以居。故交多達官，屢勸之仕，弗應，茹蔬衣褐，又三十餘年而卒。沈壽民避阮大鋮黨獄，變姓氏，入金華山中，國亡，遂不返，采蕨藿充食。故交陳名夏仕清入閣，將特疏薦壽民，使人寓書，壽民對使焚之，答書曰：「凡今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

者也。」名夏乃止。黎元寬於明亡之後，絕意不仕，有薦之者，以母老固辭，年八十以壽終。此八子者，雖未嘗殉國，然義不臣虜，其志節亦有足多者。其他或前死，或隱沒無聞，要之，應社中人，殆無一降虜者，此可爲應社生色者也。』（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三號）案有淸學術之盛，超越前代，人皆以倡導風氣之功，歸諸亭林黎洲，（靜志居詩話：『復社諸君，多以文章經濟自負，韻語不甚專心，若桐城之方密之錢幼光周農父，華亭之陳臥子，吳江之吳日生，長洲之陳玉立，崐山之顧寧人，是皆嬐羣雅而纖國風者與？』周岐條 黎洲與先生過從，見本譜崇禎七年。）然集體治學，分工互助之法，明季應社實爲先河，故先生乃百世之師也。應社初僅十一人，其後請入者日衆。復社紀略：『貴池吳應箕，吳門徐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行世已久，後合於應社。』周鍾應社社目，並將徐汧荊艮吳有涯夏允彝陳子龍陳元綸蔣德璟等人列入，聲應氣求，儼然成一政黨，其後更廣而爲復社，旗幟益鮮明矣。諸人於鼎革之際，或殺身以成仁，或採薇而高隱，亮節淸風，照耀異代，其人固學養深淳，各有所守；而當日先生激揚聲氣，尤有重要之關係焉。

天啓五年，乙丑（一六二五）。先生二十四歲。

治學益力。

近集顧麟士四書說約序：『予口誦筆記，箋滿籬壁，暑月置大甕，納兩足，漏盡畢讀。或

譏爲迂闊，塞耳若不聞者。』張采所爲行狀：『公同余讀書時，見公解粽設餳，誤漬墨，口輔盡黑，余笑，公終不覺。夜深燈盡，窗照如白日，疑天遂明，視庭中，則雪深一尺。』

秋，袁崇煥解寧遠圍。

集中有遼師大捷凱歌四章。

十月，收撫友人沈承之遺孤。

王家楨研堂見聞雜錄：『吾婁有沈君烈者，名承，才士也，試輒高等，三居第一，聲價蔚起，四方高才皆與結社，竟於甲子下第，死，年四十餘。未幾，妻薄氏死，一子襁褓，天如張公時爲諸生，憐而育之。』按承有即山集，先生曾序之，中云：『甲子孟冬，吾友君烈大別，……孺人薄氏晝夜擗摽，甘心灰沒，賦悼亡詩百首，愁怨悲慄，痛逾柳下之誄，侵染成疾，竟殞其生，計其去君烈之亡，裁餘一歲有一日耳。』張三光沈君烈軼事：『君烈爲畸人，少君爲畸配，天如爲畸友。』

十二月，閹黨榜示東林姓名於天下。

天啓六年，丙寅（一六二六）。先生二十五歲。

三月，高攀龍卒。

近集題贈吳繼屏之光州司：『高景逸先生從容止水，遺表納忠，不動聲色，情倍哭泣。』

合集有弔高景逸先生詩。

與徐汧訂交。

近集祭徐伯母文：『溥於丙寅之春，交太史。』

七月，魏忠賢誣魏大中左光斗楊漣納楊鎬熊廷弼賄，均慘死獄中。

合集卷五有祭魏廓園先生文。

天啓七年，丁卯（一六二七）。先生二十六歲。

張采以女字先生所撫子忱。

張采祭天如兄文：『丁卯，我第三女許兄所撫子，稱姻家。』所撫，按卽沈承之子。

三月，周順昌被逮，吳民不平。

秋，張采舉於鄉。

始交陳子龍。

陳子龍自撰年譜：『天啓七年，丁卯，是歲作梅花賦蚊賦，始交婁江張受先張天如。』

十一月，放魏忠賢於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十二月，張采入京，先生送之滸墅。

張采祭天如兄文：『丁卯，……臘月，北上，兄送滸墅，弟泣託老母，兄泣應。』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先生二十七歲。

張采成進士，先生以覃恩選貢入太學，至京寓其邸，公卿名流，均以獲交爲幸。

張采所爲行狀：『戊辰，以覃恩選貢入太學，是年，適余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師，託余邸。會天下所貢士暨公卿雅流，咸願獲交公，幸一望見。公則循牆謝不敏。』

復社紀略：『戊辰，溥以覃恩選貢入京。會試，受先第三，九一（徐汧）八公（蔣德璟）皆告捷；江西黎左嚴（元寬）已冠禮闈，爲主試所抑，置之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溥廷對高等，諸貢士入太學者，俱願交懽溥，爭識顏面，因集多士爲成均大會。是時宇內名卿碩儒，前爲崔魏摧折投荒削逐者，崇禎初政，後先起用，聞溥名，皆願折節訂交，騷壇文酒，笈筐車騎，日不暇給，由是名滿京都。』

復社紀事：『先生以貢入京師，縱觀郊廟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國家以經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潤色鴻業。今公卿不通六藝，後進小生剽耳傭目，倖弋獲於有司，無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段，詆狩半出於誦法孔子之徒。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卽位，臨雍講學，丕變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燕趙魯衛之賢者，爲文言志，申要約而後去。』

與嚴渡訂交。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書：「西泠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

辰，西銘先生至京師，與嚴子岸定交最懽。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於吳門。』子岸名渡，調御子也。（先生曾爲調御作傳）調御與弟武順敕倡立小築社，時稱三嚴。嘉慶餘杭縣志嚴武順傳：『兄弟自相師友，力追正始，擇郡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其後小築社廣而爲讀書社，黃宗羲鄭玄子先生述：『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岐年）之力學，江道闇（浩）之潔淨，虞大赤（宗玫）仲鎬（虞仲瑤）之孝友，馮儼公（悰）之深沈，鄭玄子（鉉）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啓祥）嚴印持（調御）亦合併其間。』明年復社出，讀書社併入，子岸與有力焉。

旋於張采先後歸。

行狀：『戊辰……拜瞻宮牆，訪南北郊制，問辟雍石鼓文，上下齊魯，伏謁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

作五人墓碑記。

文曰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烏乎，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

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奮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死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南疆逸史：『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爲諸生，以氣節自任。天啓丙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欲令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震地，校尉呵問，即擊殺之。已而逮御史黃尊素，又至驛中，市民共出閶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奄，蘇人義而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明史徐汧傳：『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汧與廷樞斂財經理之，當是時，汧廷樞名聞天下。』案當時閹勢薰天，天下被其毒，而莫可如何，吳民一擊，可謂驚人之舉，而倡率爲楊徐，二人皆在應社，故記有『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之語也。此文風神搖曳，直逼史公，早爲藝林所賞；而其發揚正義，彰闡幽潛，激勸之功，尤不可滅也。

閹黨顧秉謙匿婁，先生爲檄文逐之。

復社紀略：『溥矜重名義，采尚節概，言論丰采，目光射人，兩人相砥濯自勵。時魏璫敗，鹿城顧秉謙爲邑人所逐，避處婁中，溥采率諸生驅之，檄文膾炙人口。』按顧秉謙曾爲首輔，凡魏閹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實爲總裁。明史入閹黨傳。

艾南英來婁論學，不合。

張鑑冬青館甲集書復社姓氏錄後一：『當社之初起，東南壇坫不一，蘇州松江金沙皖江浙

西江右無不立社，而東鄉艾氏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四方翕然歸之，其來婁東之七錄齋也，名流無不在座，千子與西銘論朱陸異同，不合。』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元年，戊辰，秋，豫章孝廉艾千子有時名，甚矜誕，挾詐以恫喝時流，人多畏之，與予晤於婁江之弇園，妄謂秦漢文不足學，而曹劉李杜之詩，皆無可取。……予年少，在末座，攝衣與爭，頗折其角。』復社紀事：『天下爭傳先生之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爲書相訾謷　千子之學，雅自命大家，熟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嘗無依據，顧爲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以求是。嘗燕集弇州山園，陳臥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小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座，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先生既篤志五經諸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長短。』按千子與先生所論，重在文派之爭，此與時代地理，均有關係。明文分兩派：一主秦漢；一主唐宋。主秦漢者，爲王世貞李攀龍，取法左史。主唐宋者，爲歸有光唐順之，步趨歐曾昌黎。先生紹王李之緒，（近集劉宗齋先生詩集序：『近代論詩者，前稱李夢陽何景明，後稱王世貞李攀龍，宗風相仍，人無異議。……王弇州吾婁宗工，與李滄溟異地唱答，鳥鳴求友，詩情最深。』）千子則宗歸唐，而上溯歐曾，（艾南英天傭子集再答夏彝仲論文書：『震川留心史記，摹神摹境，假道於歐。歐者，史記之嫡子，而此老則歐之高足也。』答陳人中論文書：『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姝姝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不佞方由韓

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師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曾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字句者曾王李，不亦左乎？』）歐曾均籍豫章，艾適產其地，世貞則爲先生之鄉先輩，因地域之不同，而文章遂異其趣，初不以此判優劣也。而千子必欲伸一己之說，其房選刪定序尤極詆毀之能事，宜臥子之不能平也。

初識王志慶。

王志慶祭張天如文：『憶自戊辰歲，得交天如，時天如聲氣已通海內，乃謬進予，而勉以道德之歸，文章之事，自此情好日密。天如每西，指予爲家，枯魚濁酒，流連晨夕。自其舉於鄉，以至今，如一日也。』婁水文徵卷三十六 按志慶字揖嶽，號與游，天啓丁卯舉人，卒祀崑山鄉賢祠。

十一月，張采作臨川令，送至錢塘而別。

張采祭天如兄文：『冬十一月，弟將老母之臨川，兄送我武林，至蕭寺分手，臨岐一慟，左右掩涕，嗟夫！此如耶耶叵慮，難可刻離，臨川不在天上，作此酸寒！』

按合集卷二有西湖夜對弔岳武穆祠登放鶴亭過嚴先生釣臺桐江遇羅吳阜次孟朴富春道中新安道中野望諸詩，其下詠鹿城烈婦，跋云：『五月五日後，同孟朴君偉孟宏自新安歸，舟中剌論節婦事。』疑先生別張受先後，嘗與孫淳等遨遊杭州近地諸勝，至明年五月始歸。先生至杭可考者計兩次：一爲此次送張受先，一爲崇禎六年癸酉與受先至杭晤黎元寬。卷

未懷受先詩：『別君幾兩月，草草待江濤，』似非癸酉事也。許豸春及堂遺稿與張天如吳駿公楊維斗泛舟西湖，有『十里晴明嫩柳斜，同登孤棹賞春華』之句，遊時當爲春日，然非在本年也。豸字玉斧，侯官人，崇禎辛未進士，與先生誼屬同年，官至浙江提學副使。先生與梅村維斗往遊之日，或在玉斧居杭作官之時，本年春，玉斧春闈猶未捷。癸酉，先生與受先赴杭，時提學副使爲黎元寬，更觀夜泊斜村『浙江正是門前路』之句，則是先生至浙，又非僅兩次矣。

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先生二十八歲。

時文社頗衆，先生合而一之，名曰復社，聲勢動朝野。

行狀：『公既別錢塘，歸果踽踽，頗不聊，又念友生若參昴，古學罔攸明，因集吳越間俊造，凡經明行修一輩，定規模，要計程課。既集，公颺言於衆曰：「不殖將落，毋陷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辨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世教衰，此其復起，名社曰復，共勗諸！」衆咸曰「諾」。於是復社之名振天下。繇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經明行修者，以不與爲恥。』

復社紀略：『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爲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致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學，於是爲尹山大會，苕霅之間，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

後，秦晉廣閩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士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傭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偸，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庶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於是裒十五國之文而銓次之，目其集爲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

靜志居詩話：『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孫淳孟樸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爲取友是急，義不辭難，兩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朱倓云：『吳之有復社，吳翻之力居多，翻家饒於貲，喜結客，復社初起，四方造訪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從者，或在舟中作食，煙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餘年無倦色。嘗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三百斛，資孫淳

效奔走，事結合，先後大會者三，四方以舟車至者數千人。（見靜志居詩話吳翽條）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中有句云：「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非吳財力充盈，人懷慷慨，何以致此！』（明季讀書社考）余案孫氏效力，吳氏輸財，均有功於復社，不容隱沒；然苟無先生之通才碩望，又何足以感召之耶？孫氏有梅綰居存草，朱竹垞采其別天如哭天如二首以入詩話，當不如陸桴亭譏爲「孫鋪司」，而專事奔走，別無所長也。

諸社統歸復社表

社址	社址
雲間	幾社
浙西	聞社
江北	南社
江西	則社
歷亭	席社
昆陽	雲簪社
吳門	羽朋社
吳門	匡社
武林	讀書社
山左	大社
中州	端社
萊陽	邑社
浙東	超社
浙西	莊社
黃州	質社
江南	應社
復社	

張采第三女，殤。

張采祭天如兄文：「臨上時，第三女殤，第哭幾絕；非哭女，哭我許兄家一意爾。」

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先生二十九歲。

六月，溫體仁入閣。

秋，鄉試，先生爲經魁，社友中式者頗多，因爲金陵大會。

復社紀略：『崇禎庚午，鄉試，諸賓興者咸集，天如又爲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爲江右姜居之。曰廣榜發，解元爲楊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俱入彀，其他省社中列薦者復數十餘人。』按杜登春社事始末，言『婁東聲氣至辛未益廣』，則本年白下之會啓之也。

張釆自臨川歸，王夫人以所撫女字釆長男子臨。

張釆祭天如兄文：『庚午，弟病歸，舟至犇牛，得兄鄉捷音，喜告我母。及歸，則王嫂復撫姪女許臨兒，再稱姻家。噫！兩家交不繫姻，然成姻亦自密也。』

冬，入京。

合集許年伯母諸太孺人壽序：『庚午冬既，孟宏計偕同平仲與游前發，予於德州道上遇維斗，要之並驅，及商家林，與三子相見。』

是年，曾遊江陰。

黃與堅呂石香先生墓誌銘：『庚午，西銘先生於澄語予指呂曰：「子今者其遇乎？遇，則我擠子荷矣。」』似先生應省試，或入京，買舟江行，路經澄江也。

崇禎四年，辛未（一六三一）。先生三十歲。

春，會試：先生爲會魁，吳偉業爲會元，刻稿由先生鑒定。

復社紀略：『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夏曰瑚又聯第，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長洲管正傳，閩中周之夔，粵東劉士斗，並中式。……故事：新進士刻稿，皆房師作序。是時，天如名噪甚，會元稿竟以天如鑒定出名。』

殿試：吳偉業中榜眼；先生授庶吉士，守正不阿，權貴嫉之。

行狀：『庚午，辛未，連舉成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公生平謂：「大丈夫貴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則，備顧問　坐對三雍，爲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爲社稷臣，勒名旂常；否則，表彰六經，裁量子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稽勳亦不在撻伐下。言，則冠豸螭陛，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則，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於龍門扶風。」又每恨無鞅掌才，不任奔奏，以此讓人，同志知其寄託有在。及官翰林，思一有所表見，卽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所不可，輒面赤不應，讒言遂孔張，執政要人耽耽視，公賦青蠅。』

受教徐光啓。

近集卷三徐文定公農政全書序：『予生也晚，猶獲侍先師徐文定公，蓋歲辛未之季春也。公時以春官尙書守詹次，當讀卷，亟賞予廷對一策，予因得以謁公京邸。公進予而前，勉以讀書經世大義，若謂孺子可教者。予退而矢感，早夜惕勵，聞公方究泰西歷學，予邀同

年徐退谷往問所疑。」

周之夔授蘇州府推官。

劉士斗授太倉州知州。

合集卷一有送劉瞻甫父母之任婁東詩。

母金入京就養。

張采祭天如兄文：辛未，兄成進士，選庶吉士，弟送金母之北，拜河下，自謂猶子。』先生哭蘇太母文：『予母入都，受先爲具舟楫，愼防衞，使之百無所慮而後行。』

七月，張采母蘇逝世，先生爲文祭之，復有唁張受先詩。

哭蘇太母文：『太母亡於七月之十有二日』。集中更有寄張受先詩，題下有『時聞其內艱』五字。

熊開元歸楚，作詩送之。

明史熊開元傳：『崇禎四年，外調不赴。』合集卷二有送熊魚山給諫歸楚詩。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先生三十一歲。

正月，黃道周削籍歸，爲詩送之。

黃道周明翰林院庶吉士西銘張公墓誌銘：『方壬申歲，公在館選甫一載，予以宮允削籍歸，公投予二詩。』案合集卷一有送黃石齋先生詩，

冬，所撫子忱歿於京。

張采有張殤童墓壙銘。行狀：『忱隨公，死京師。』案先生將去京，所爲先考虛宇府君行狀，末猶言孫男忱，忱之死，必爲先生去京前數日事也。合集卷二有哀溥少君兼感忱兒賦痛：

百律鵑紅燭已灰，貞心夜夜變風雷。靈歸何處看兒死，詩到於今似古哀；此日碧鏤知斷絕，十年繡褓幸招來。橫悲祇逐東流水，梁孟墳邊思子臺。

假歸葬父。

近集祭徐伯母文：『壬申，……冬將盡，溥母子始旋。』行狀：『壬申，請假歸，營卜宅兆，葬其父虛宇公　手自卒堵，未嘗屑屑問諸兄弟。』

家居肆力著述，學者爭及門，權貴益忌之。

復社紀略：『偉業以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爲然。以溥尙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庭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浼掌籍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鷄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羣集。』

行狀：『讀書，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給。固切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册問，無用剝啄，輒通坐，坐恆滿。四方尺牘又咄咄應，

而公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間屋，豈中材之子能萬一幾及乎？』又云：『發所庋書，不下數萬卷，丹黃紬繹，無寒暑間。海內學者爭及門，屨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伺間不得，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爲？是可指而燬也。」欲發，猶未有名。而往之恥不得與復社者，心銜其事，獻謀曰：「故時若立復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爲黨人，曰婁東復社，即可不必有蹤跡，將一網盡。」』

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弟王治入京應試。

合集無近弟稿序：『昨予客燕，無近弟日念予，欲予歸。予歸不兩月，弟車且北矣。昔者二蘇相念，各有逍遙堂兩絕句：子由詩序，謂「感於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惻然久之；」子瞻亦云：「讀弟書，不可爲懷。」予遠不敢望子瞻，顧弟之才，加以年力，似追子由無難者。且予即才劣，兄弟之情則同，不能不回翔低首也。』

三月，虎邱大會，先生主盟。

復社紀略：『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如織。遊人聚觀，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來未嘗有也。』

交吳鍾巒。

復社紀略：「中州名宿吳鍾巒，字巒稚，宜興周挹齋，諸生時授業之師，鍾巒爲之延譽四方，宜興之登巍科，其獎借之功爲多。鍾巒狷介有守，宜興貴爲首揆，未嘗有所干請。癸酉春，鍾巒遊吳，謁文湛持，天如與之邂逅席次，言論圭臬，迥異時流，天如心重之。詢及宜興，曰：「挹齋座客，皆聲色貨利之輩，絕無一名士，吾不樂近之。」天如益重其人，力爲引掖。」其後鍾巒亦引先生爲知己，近集題贈吳巒稚之光州司：「巒稚門弟子半天下，余兒時已聞之，粗解筆，卽喜讀李仲幸侍御文，侍御年雖少，官歷三朝，卒死閹禍，巒稚齒稍過壯，神不損墮，近對策，名動京邑。兩人遇合遲速各有期，此豈人意所及乎？巒稚雖作客，門多長者車轍，然獨語予，謂「知我者，子與君常爾！」嗟呼！孝標廣論，痛絕名利；贊皇擇交，志氣爲主。觀諸巒稚，應無前人矣。」按鍾巒爲顧涇陽高景逸之入室弟子，邃於心性之學。其後魯王起兵，以爲禮部尚書，淸兵至寧波，鍾巒渡海入昌國衛，自焚，死。先生禮重之，非偶然也。

六月，周延儒罷，溫體仁爲首輔。

溫育仁著綠牡丹傳奇誚復社，先生與張采莅浙晤學臣黎元寬，毀刊本，執育仁家人下於獄。

研堂見聞雜錄：「天如張公，倡爲復社，一時主盟，如維斗楊公，勒卣周公，臥子陳公，彝仲夏公，其餘皆海內人望，文章爲天下冠冕，燕齊豫章，聲氣畢達，所牢籠天下士，率取其魁傑，以故仰其盟者，如泰山北斗，而士一如登龍門。若紈袴子富家世胄，不以文鳴

者，雖費千金，莫得雁行。』黃宗羲云：『崇禎間，吳下倡復社，以網羅天下士，主之者，張受先天如，……然裁量人物，纖芥之惡，有所不容。』（靜志居詩話劉應期條附錄）張鑑復社姓氏傳略序：『時相子弟欲入社，不可，因……演爲綠牡丹傳奇。』按傳奇溫育仁所爲也，育仁，相國弟。浙士之在社者，以爲恥病，飛書先生，求爲洗刷。先生遂與張采涖浙，晤學臣黎元寬，令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自是婁江與烏程開隙矣。張鑑書綠牡丹傳奇後：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書中以管邑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與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學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按試，械時相關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蓋時相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字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按某氏筆記，載覺阿開士題壯悔堂集有句云：『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可見公道自在人心矣。

秋，太倉歲歉，張采爲軍儲說以救荒，先生作跋語，蘇理刑周之夔據此陷之。

周之夔原亦社中人，與先生雅相善，徒以國表二集選之變文僅一首，而又評無褒稱，遂奮身作難。復社紀略：『大風殺稼，斗米千錢，太倉沸無輸，劉士斗念切民瘼，與兩張謀救

荒之策，采廣諮博訪，得府胥宋文傑言，「吳郡屬邑八，而太倉鎮海兩衞，獨隸婁衞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分支長吳崑嘉吳江太倉常熟七邑。考軍儲舊制：其初二衞之軍，原在本地支銷，後來分支每邑。誠能使支獨歸太倉軍儲，越歲而收，又無贈耗，即可減漕糧十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采大喜，即著軍儲說，甚言散徵各邑之苦，獨歸太倉之便。溥為作跋語於其後。因共謁士斗而詳言之。……士斗遂據以申文兩院。……時之夔署府篆，職監兌，得士斗申文，欲借此陷士斗，並傾二張。乘溥公謁，謬言未知軍儲原委，欲得軍儲說一觀。溥信之，歸以語采，采即手疏封進之，之夔遂坐溥采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指士斗為行媚鄉紳。』故采遺書讓之，曰：『軍儲說者，弟叨輯州志，因舊載紀向為編成，要西銘跋語，適西銘入郡，老公祖向之取索，遂於公函中附進者，所以復台命也。……乃干戈橫起，夢想不到！西銘生平隱惡揚善，老公祖亦稱其誠厚，今條首指，又何心乎？』

十二月，劉士斗改署崑山縣事，旋又去職，先生惜之。

研堂視聞雜錄：『劉公士斗，廣東南海人，任吾婁二年，廉明仁恕，為立州以來第一人。失意於郡，推官周之夔訐之，能官，解任日，州民為之罷市，有愁歎者，有涕泣者，有憤憤不平者。其去也，千萬人以石塞門，攀號不得出。』復社紀略：「十二月，士斗署崑山縣事，運丁勒加贈耗，軍民相毆，泗洲衞指揮張景文訐揭士斗減運米腳價，致激軍變。巡

、漕萬好善疏刻士斗，追論之燮前揭，言太倉州官不宜灑兌。得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囂變；着降四級調用。」……兩張於公會日，面責之燮，之燮幾無所容。吳門文文起震孟亦言，「蘇州兩廉吏，俱被章甫逐去，」蓋同知晏日曙亦因計典見斥也。』

崇禎七年，甲戌（一六三四）。先生三十三歲。

春，侯峒曾入都，作詩送之。

詩云：『春氣吳山早，風來水國初。社村今日酒，牀笏舊時書；燕子迎新舫，桃花奉板輿。尙持司馬節，珍重佩金魚。』（送侯豫瞻北上）峒曾，字豫瞻，嘉定縣人，天啓五年成進士，授南京武選司主事；丁父憂，崇禎七年，復入都。（見明史侯峒曾傳）先生之詩，蓋作於此時。陳田明詩紀事選錄先生詩一首，即此也。鄒漪啓禎野乘：『天如爲文，融洽經史；詩皆三唐風格。』

夏，黃宗羲往訪。

黃宗羲鄭玄子先生述：『癸酉秋冬，余至杭，沈崑銅（士柱）沈眉生（壽民）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其夏，余自太倉返，與君（鄭鉉）宿於仲嶸（虞宗瑤）水閣，談至夜分。』（南雷續文案卷四）梨洲至太倉，遇何人？論何事？未嘗明言。然崑銅眉生玄子仲嶸皆列名復社姓氏錄，往還盡社友，謂其至太倉與先生商量社事，非無據也。

崇禎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先生三十四歲。

七月，周之夔作復社或問。

按之夔既藉故難先生，爲淸議所不滿，旋署吳江篆，又爲士子所噪逐；後復任蘇理刑，涖位匝月，郡紳無一投刺謁見者，之夔知人情不與，延至秋初，乃託病賦歸歟。瀕行，草復社或問以洩憤。張鑑書復社姓氏錄後三，云之夔操戈，爲吳江潘凱作復社或問，是則此書之作，嘗託名潘凱。

崇禎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先生三十五歲。

二月，武舉陳啓新以建言爲給事中。

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旨逮問。

復社紀事：『烏程竊國柄，陰鷙慘覈，謀於其黨刑部侍郎蔡奕琛兵部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剸刃東南諸君子。先生搤腕太息，蚤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苕霅間來者，具得相溫陰事，名爲廉潔奉法，實縱子弟暴橫鄉里，招權利，通金錢，先生引滿聽之，以爲笑謔，語稍稍流聞。相溫時修郄虞山，思一舉並中之，未嘗得間也。會上憂耳目壅閼，詔吏民極陳時政闕失，山陽一妄庸武生上書言事，躐拜吏給事中。海內輕躁險詖之徒，競思鉤奇抵巇，以封事得官。相溫陰計此便，遂鉤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遣腹心延之東第，密受記告虞山及其門人瞿公式耜所爲不法。相溫從中下

其章，鋃鐺逮治，而復社之獄並起。』

五月，陸文聲疏論復社。

文秉烈皇小識：『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於士子，」因參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旨：「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既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先是張漢儒疏奏虞山，以致逮問，故一時讒小得意，告訐四起。』按陸文聲原僅有憾於受先，見虞山逮問，乃乘機之京密揭，先以疏稿面進蔡奕琛，奕琛即袖示體仁，體仁不知有受先，且素無嫌怨，乃曰，『誰爲張采，不過三家村冤園學究耳，烏足瀆聖聽！今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彈治溥，當授官如啓新也。』奕琛出爲文聲述體仁語，於是先生爲主名矣。明史本傳言陸文聲求入社，不許，因詣闕密揭，似猶未得其實也。

六月，七錄齋詩文合集刊布。

陳忠裕集卷二十五有七錄齋集序，爲今本所無。

八月，蔡奕琛復嗾周之夔具呈應天府辨冤。

復社紀略：『陸文聲後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去，……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州衛弁李應寔以逋運負罪，居戶部繫，奕琛使人授之指，借條陳漕政利弊，爲周之夔辨冤。通政司奏聞。有旨：「周之夔是否因病乞養？着該撫按確實具奏，不許狥飾取咎！」

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臣查報。道臣馮元飂覆言：「李應寔假借言事，代人游說，妄引祖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牌例，坐應寔說謊欺君，罪在不赦，應寔懼及禍，挾奕琛手書至閩，介之夔赴闕解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不次陞擢。之夔母服未終，應命，九年八月，之夔具呈應天府按。」

九月，出遊蘇錫江陰，十月始歸。

近集卷二有弔五人墓錫山道中買泉維社晚泊遊觀鵝亭及澄江夜行憶韓芹城諸詩，遊蹤歷歷可辨。「菊花初釀宜嘗旨，蟹眼方烹欲問津，」錫山道中買泉故知其時正當九月。同卷緊接便爲內子十月橫塘送葬展視李長蘅畫扇，中云：「正逢陽月楓紅少，偏歎遺文宿草凋，」則是十月又由澄而蘇矣。

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是年，姚希孟文震孟先後卒。

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周之夔具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

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年，丁丑，無賴惡少年蠭起飈發，縱橫長安中，俱以附會時相矜誇，旦夕得大官矣。閩人周之夔者，舊司李於吳，險人也，有宿嫌於二張，以病去官，尋喪母家居，揣時宰意，縗絰走七千里，入都門告密，云二張且反，天子疑之，下其事撫

按。……之變既上書，因石齋師比之人梟，慽甚。又疑予輩爲二張道地，則以黃紙大書石齋師及予與蘇仲駿公數人之名，云二張輦金數萬，數人者爲之囊橐投之東廠。又負書於背，蹩躠行長安街，見貴人輿馬過，則舉以愬之，蜚語且上聞，人皆爲予危之。』據是，之變微特訐先生，且毀及先生之所親矣。

先生危疑不可終日。

王志慶祭張天如文：『丙子丁丑之間，鬼蜮鴟張，蜚語毒螫，天如與受先惴惴幾蹈不測。』

張采祭天如兄文：『方子丑間，兩人几上肉，弋人眈視，外傳緹騎且至，一日數驚。』

杜登春社事始末：『西銘批讀經史，爲千秋事業，而中夜不安，唯恐朝廷倘以黨人目之也。彼爲小人者，即無吹求之端，而竊竊自疑。』

秋，聞溫體仁罷，與社友吳應箕等晤於虎邱，始一展眉。

夏燮吳次尾先生年譜：『崇禎十年，丁丑，八月，抵蘇，寓虎邱之竹亭僧舍，與張天如同寓。集中感事贈張天如虎邱，「寥落相逢處，金閶氣正秋，」時正中秋八月也。又云：「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菑，」謂天如方罹獄禍也。按烏程構復社之獄，先後鉤致周之夔陸文聲陳履謙張漢儒等告訐，其後奸狀洩，上始悟體仁從中主其謀，命枷死漢儒等，烏程以病免，復社之獄始稍稍解。一時社中諸君子，朋簪畢集：楊維斗本吳中人，自天如自婁

東外，若周仲馭自金沙來，沈眉生自宣州來，方密之自龍眠來，沈崑銅自蕪湖來，而陳定生顧子方亦自陽羨梁溪來，於是復社之會，交游文物，炤耀江左。』

陳貞慧周鑣梅朗中至婁。

陳貞慧山陽錄：『天如文，豐蔚典贍，兼家丕庶子之長。崇禎丁丑，余與仲馭朗三詩酒婁上，見其賓客輻輳，幨帷如雲，口授吟謠，手校墳典，筆歌賞笑，五官並應，絕歎爲二劉更生。』案夏燮吳次尾先生年譜謂本年八月虎邱之集，周仲馭自金沙來，陳定生自陽羨來，疑先生虎邱返棹，陳周等隨行，同至婁上論學也。朗三名朗中，宣城人，鼎祚之孫，有書帶園集。

崇禎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先生三十七歲。

九月，謫少詹事黃道周爲江西布政司都事。

十月，應天巡按張國維奏覆周之夔疏訐案。

爲直陳漕儲無誤之實，理官去任之由，明公道以祈聖鑒事。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夔奏：『爲復社首惡，擅作威福，紊亂漕儲，逐官殺弁事。』奉旨：『該部嚴查，具奏！』咨查。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爲新運伊邇，漕政可虞事，蒙部覆，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疾乞養？着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職時生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蓄疑逞臆，久嘗自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夫

之變之去任，謂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誤，以破其借端，可乎？蘇郡兌漕之外，復輸倉糧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兌苦於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則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六年，太倉値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糧軍儲歸之州額，以本邑潮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於救荒之迫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兩項，豈得交易互兌』之批；前按臣祁彪佳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爲運弁張景文逞兇毆辱，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兌完，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誤，已較然矣。無所誤而何必有爭？無所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爲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之變與士斗同年同事，然懷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爲獻媚鄉紳，具揭於總漕巡漕兩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巡漕兩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並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拈出之變私揭，於是都中訾議之變者籍籍，臣時叨有撫吳之命，實稔聞之。之變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所容於公論，而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採職言入告，致士斗爲法受過，職獨何心，安位苟容。』似此數語，眞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爲去位之鐵證。所云誤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卽以終養爲詞，及展轉求去，臣惜其才，冀以善全其終，就累詳所請歸養，代爲具題，誰爲強勒之乎？迨蒙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絕無齟齬，之變可以相安矣。忽而成病，一臥數月，輿疾竟歸，此固國人所共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

得不爲題具矣。夫前之求去，由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後之決去，由眞病纏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掩覆於己；陰陽之患，反委咎於人。揣其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爲申理，胡爲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赴闕，拾其唾餘，但知好爲白口，不顧衰服在躬，士類鄙之，臣又烏能曲庇之乎？至於疏中摭拾。語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溥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動聖明詰究。臣等爲朝廷執法，如果壞漕干紀，敢後鷹鸇之逐？但年來漕兌如故，軍儲如故，旂軍與百姓相安如故。其相生端者，獨有之變與欠漕之奸弁李應寔耳。然之變即百端借訐，張溥張采無片語相干，又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漕運之功令無憑；若靜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亂。臣正爲漕政慮，爲地方慮，不能增無事而爲有事也。臣會同巡撫王志舉合詞據實上奏，仰聖鑒施行。

崇禎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生子。見行狀

嫡母潘亡。

吳偉業張母潘孺人墓誌銘：『崇禎己卯，孺人亡。』梅村文集卷十五 復社紀事：『先生葬母，門下士以古文書誌表，誤配作妃，尋手自竄定，其本已有流傳者，僉壬遂大書之，訐爲僭端。』按妃與配本通，左傳：『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故夫婦稱妃耦，亦作配偶見後漢書鄧訓傳注也。或以此訐先生，不惟無礙，轉增其陋耳。張鑑書

復社姓氏錄後二：「西銘妻金之喪，會弔者不下萬人，周之夔奮身作難，遂以變上告，以天如爲名號比天，以張誼王家穎趙自新蔡申四友爲四配，以門人吳偉業孫以敬許煥穆雲桂周肇吳國杰金達盛及其昆弟張源張濬張王治爲十哲；以復社爲欲傾覆宗社；而禍幾不可問矣」案先生生母金，配王氏，側室董氏，均後先生歿，秋水所謂妻金之喪，殆嫡母潘亡之訛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先生三十九歲。

四月，黃道周下獄

有託名徐懷丹者，製復社十大罪檄

陽羨復社事實：「蘇州推官周之夔希閣臣意，墨絰詣闕，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謠言囧極，至有草檄以伸復社十罪者」

六月，給事中袁愷疏參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觀回籍，家臣傅永淳少司寇蔡奕琛俱下獄，國觀尋被逮入都，賜死。

七月，謀解黃道周於難。

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三年，庚辰，七月，南還，遇石齋師於邵伯驛，詢京師近事，緹帥促行頗迫，須臾別去，師意甚慷慨，而予不勝欷歔矣。至鹿城，夜遇天如，議急石齋之難，天如將傾身家以圖之，眞有賁彪之風，予甚愧焉。」太倉州志：「溥與朋友周篤，

開正人患難，如身受。」

與孫淳別於崑山；

孫淳玉峯塔下別天如：『經過便聽塔鈴聲，誰能銷魂此日情？客爲譚深催別暮，船隨潮便報帆輕；偶因懷友重憑檻，悔不看山再入城。二十餘年芳草寺，隔查相望水盈盈。」

是年，子殤。

行狀：『公一子，纔二歲，先公一年殤。』

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先生四十歲。

二月，黃道周戍辰州衛。

召起周延儒。

明史周延儒傳：『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士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內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媢疾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名。」延儒以爲然。……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延儒被召，溥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

家，復詐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據是，宜興再起，朝政一新，則又先生之意也。先生賀宜興再召北上詩，有『我瘦民肥不是愁』之句，其責望於宜興者至矣！其後宜興亂政，不克令終，人皆謂由於先生已逝，不復聞正言之故。明季南應社考：『……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經濟，而輔之以東林之正人君子，復社之英俊少年，則或可以使周延儒吳昌時輩不得不出乎正道，所謂「蓬生蔴中，不扶自直，」朝政整乎內，兵政肅乎外，則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於亡。』張采祭先生文，謂『兄死繫治亂，使不得見治平，則為國家哭，』非私言也。

四月，與張采重訂結茆共讀之約。

張采祭天如兄文：『兄命駕南郭，……一月不過一、二至，至則談平生，考古今，亦何減七錄齋時。乃前二十有七日，（按祭文作於五月，則前二十有七日，必指四月而言。）兄遠歸，薄暮抵我儉齋，酒行甚歡，弟見兄擔荷頗重，因語：「漢侯廟將落成，擬購旁隙地數楹，為潛修計；兄抱襆被，兩人寒宵擁爐，仍修舊業。」兄唯唯。』

七錄齋近集成

張采西銘近集序：『此我亡友張子遺集也。不名遺集者？先是張子裒其古文辭，比次連類，名曰近集，授諸書史矣。歿前一日，猶手執讎校，則後死者不忍有芟益，故仍其自名。』

五月初八日丑時，先生卒，見行狀神志朗澈。

陳忠裕公全集卷十九：『天如臨歿，尙講易，謂侍者曰：「月甚明，我將行矣！」遂逝。』

計六奇明季北略：『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馮涿州（銓）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昌時於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爲所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案先生擁宜興再起，爲不可諱言之事，蓋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輘轢忠良，正士不引退，則遭謫降，小人乘之，訟諮繁興，君子自危，先生其尤著者也。宜興往仇東林，既知慚悔，可與爲善，且上又思念之，此先生所以樂其復攬朝政也。昌時墨傲，是誠小人，然謂其毒斃先生，不免有衆惡皆歸之嫌，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先生自壬申（崇禎五年）自京歸後，卽未再入燕市。張采祭先生文，謂四月二十七日與先生酒行甚歡，重訂共讀之約，其時去先生之歿，僅十有一日耳，設如計氏所記，昌時既以一劑送之入九泉，則藥性必猛，早當斃於途矣。陳子龍輓詩：『君到九京無別恨，獨憐夜哭有高堂，』亦不似死於非命者。先生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憚於譏讒，坐是

促其年算。雖宜興再起，而病根已深，不可治矣。

無子，明年，錢謙益等爲立嗣。

張采祭文附言：『遺腹舉女，復殤。今年崇禎十五年夏五，始得邀同人定嗣，因梓牧齋先生嗣說告海內。』

　天如館丈之歿也，諸執友議立後焉。論宗法以次，及次房之應立者；又於應立之中，推擇其稚齒便於撫育者。天如之母夫人暨其夫人咸以爲允，諸冢弟皆曰諾。嗚呼！天如之歿，而耿耿靦不受含者，獨念母夫人耳。自今以往，庭戶依然，田廬如故，夫人甘食美衣，僮奴指使，久而忘天如之亡也；天如之魂魄，晨夕於母夫人之側，久而自忘其亡也。季札有言：『鬼神無廢祀，宗廟無乏主，吾又何求！』吾輩庶可慰天如於地下矣乎？嗣子生十齡，未有名字，諸公以犬馬之齒屬余，余爲命其名曰永錫，而字之曰式似。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是子也，推孝子不匱之思，應蜾蠃類我之祝，善視其大母及母，天如猶不死也。豈必屬毛離裏，而後使人曰，幸哉，有子也哉？崇禎十五年壬午月朔日己巳，虞山通家錢謙益再拜書於婁江舟中。

女一，張采初爲許字嘉定侯檠，見行狀 後嫁吳孫祥。

按太倉州志藝文類有張在貞王靜紈月窗合稿，注云：『張氏，溥女，吳孫祥室。王氏，溥

女，張在上室。』在上即采長子于臨，先生以所撫外家之女嫁之。先生生女二，一存，一殤，存者即在貞，州志云吳孫祥室，疑初字於侯，侯氏子或早夭，終嫁於吳也。先生遺書萬卷，盡歸在貞，在貞喜臨十三行，人以爲獻之復生。

葬崑山三十保。

行狀：『嗣定，即卜地西門外婁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成葬。』

靜志居詩話：『崇禎間，文社四起，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麗京束芻絮酒往會葬，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麗京姓陸氏，名圻，一字景宣，錢塘貢生，有從同集。杭有西陵十子，圻褎然冠首。

私諡曰仁學先生。

復社紀事：『先生卒於家，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諡曰仁學先生。

先生既歿，仍有攻訐者，張采具疏剖白。

知畏堂集具陳復社本末疏：『復社一案，責張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謹齋沐陳之：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時文，凡選鄉會中式文曰程墨，選進士文曰房書，選舉人文曰行卷，其諸生徵文彙選曰社稿，從來已久。若復社之起，臣以爲縣令，不預書生事。張溥時猶未第，故選社文，以臣向同硯席，代臣作序。及溥成進士，而臣以病廢矣。豈意臣里中奸人

私隙中傷，有復社一款，下蘇松提學，前學臣倪元珙會經具覆，奉旨，再察。既學臣丌璋以丁憂去，張鳳翮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方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竊維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治之思也。至於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儻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並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行狀：『公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采各自陳。采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既草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天乎，公固亡罪，我杜門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加罪我，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者；赫然怒，相見黃泉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不足究，旋得公素行，心憐之，有旨勿問。』案當日處於專制淫威之下，臣下不容干政，先生以天下爲己任，爲淸望所歸，一言一動，衆所瞻依，實一在野政黨之魁傑也。采所言乃避嫌遠禍之說，吾以此疑『思不出其位』，爲孔子憤慨之

言也。

詔徵遺著。

明史本傳：『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章年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帝御經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爲何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爲舉子時，讀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誠如聖諭，溥與黃道周皆偏；因善讀書，故惜之者衆，」帝頷之，遂有詔徵溥遺書，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按先生文思敏捷，著述繁富，惟卷數今則間有不可考者：

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六十八卷　尙書注疏大全合纂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三書雖取注疏及大全合纂而成，所以糾科舉之士之株守殘賸者，不足盡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原擬自周迄唐，有見必書，有言必存。蓋古人說經，源流尙近，文旨並茂，得其一言，如寶元龜。卽或解異時王，初指自在，所謂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名曰經學古解。宋元諸儒，解經最詳，然師門相因，語言不休，複說枝譚，往往而有，不得不少辨得失，鄭重去取　名曰經學通解。明以經學取士，流爲科舉，其學遂荒。然山澤之中，巖廊之上，亦間有其人，採其最長者著之，名曰皇明經學。略見五經注疏大全合纂序　然天不假年，強仕而逝，有志未逮，經術之不幸也。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四庫存目云：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徐汧張采均爲之序。采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缺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缺十餘年，文公全缺，襄公以下亦全缺。采間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

四書注疏大全合纂三十七卷　十三經詁釋　宋史紀事本末一百九卷　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　通鑑紀事本末　南北史同異　歷代史論一編　歷代史論二編十卷　論略　讀史管見　皇明經濟書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七錄齋詩文合集十六卷　七錄齋近集十六卷　按合集近集篇目有重出者，似先生之意，以近集爲定本也。　歷代文典　歷代文乘　崇禎文典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一百十八卷

四庫書目云：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滙於一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滙於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遺集滙於一編。溥以張氏書爲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州分部居，以文隸人，以人隸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編，一一略見梗概。

古文五刪五十二卷

取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五書，芟複去雜，故名。

黃道周陳子龍等均有詩哭先生，錄附於后：

新書未就已藏山，晛雪纔消又閉關，不爲幽憂成鵩賦，何當造次閱麟刪；斯文欲喪愁無黨，吾道更生恥獨還，莫說作官官易盡，祇今鐘呂在人間。

可憐北斗掩光儀，已見明河藻雪時。人事總從丹史過，君心不與青蠅知。十年著作千秋祕，一代文章百世師。縞帶難將斐海淚，蠻煙瘴嶺共相思。（黃漳浦集卷四十七哭張西銘二章）

江城日日坐相思，尺素俄傳絕命辭，讀罷驚魂似夢裏，千行清淚不成悲。

越山北望指吳關，一月緘書定往還，數日不傳雲裏字，那知非復在人間。

憶君弱冠負經綸，予亦同年許俊民，二十春秋如一日，生平兄事更何人？

每念君親自性成，繇來風義古人情；應知何物堪殉汝，一卷尙書與孝經。

當年結納走風塵，四海交遊若比鄰；鄭泰有田皆給客，孔融滿座更留賓。

高密扶風相後先，談經嶽嶽腹便便；青麟白鳳無顏色，魯國諸生盡黯然。

五車十乘古來聞，博物司空又屬君；禹穴西陽多典籍，可能地下作邱墳？

三江潮落月黃昏，巷絕春歌欲斷魂；賓客如雲人不見，秋風先到信陵門。

沖夷風度極雍雍，善誘殷勤不易逢；天下幾人成善士？早年還似郭林宗。（林宗年四十二，而君止四十。）

綠波搖蕩月臨窗，垂柳閶門隱畫艭。明歲吳城花放日，莫教春色渡婁江。

知音謬自託金徽，結客中原攬鳳輝；淸德俊才皆不少，汪汪千頃似君希。

文章弘麗潤巖廊，下筆如雲掃七襄；自是才高人莫學，一時枚馬有兼長。

橫經虎觀集諸儒，一日聲名滿帝都；從此已懸公輔望，誰令十載在江湖。

青溪渡口共迴船，痛飲流光十二年；縱有鳳凰台上月，不堪和淚照江天。憶與天如同學時。

赤虺雄狐守九閽，國香不復樹當年；數章告密何人意？十載行吟是聖恩。

菉薋滿野楚天寒，魑魅窺人白日殘；投虎投豺應不遠，爲麟爲鳳異時看。不踰數月，而二讖一驗一讖矣。

疾惡如風最不平，天涯何處有荊卿？長虹莫掛徐君墓，攜爾延津浦上行。謂閹賊也。

萬卷塵封丹旐前，講壇秋樹起哀蟬；莫診門下多房杜，定有侯芭爲守玄。

二十年來遺錦衾，幾番風雨慰同心；應知南郭先生意，紅樹蕭蕭罷鼓琴。謂受先也。

南冠君子朔風前，慷慨西行倍可憐；已乏何顒爲奔走，更無魏邵與周旋。石齋師之逮，天如經營急難備至，師未出獄，而天如先歿矣。

令君壽考古難當，自信文章走八荒；君到九京無別恨，獨憐夜哭有高堂。

執燭猶持易一編，但稱朗月在中天；知君聞道光明鏡，不向人間號謫仙。

少婦含啼方避室，萬人齊祝詠維熊；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小同，鄭益恩遺腹子也，天如竟生一女，傷哉！

八月胥江濁浪奔，千人縞素爲招魂；自憐越界慚皇甫，不得相從哭寢門。陳忠裕公全集卷十九哭張天如先生二十四首。

偶因文事立雞壇，不料浮言啓百端，生死幾人知痛哭？風波惟我共艱難。北門學士虛華摩，南郭先生爲撫棺，不負當年風雨夜，並將松柏厲餘寒。孫淳梅榴居存草悲要吟。自注云：『哭天如也』。

附本譜參考書籍

(一)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
(二)張溥七錄齋近集
(三)太倉張氏家乘
(四)王祖畬太倉州志
(五)王寶仁婁水文徵
(六)邵廷烈婁東雜著
(七)王家楨研堂見聞雜錄
(八)鄒漪啓禎野乘
(九)計六奇明季北略
(十)文秉烈皇小識
(十一)温睿臨南疆逸史
(十二)徐鼒小腆紀傳
(十三)陸世儀復社紀略

（十四）吳偉業復社紀事
（十五）杜登春社事始末
（十六）楊彝復社事實
（十七）朱倓明季南應社考
（十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十九）陳田明詩紀事
（二十）張廷玉明史
（二十一）張采知畏堂集
（二十二）吳偉業梅村全集
（二十三）黃道周漳浦全集
（二十四）陳子龍陳忠裕全集
（二十五）計東改亭文集
（二十六）張鑑冬青館集